



上图：在郎朗心中，巴赫是伟大的音乐家，可能有左右前后四个脑袋。

做意面的厨师虚心求教，所谓寻味。古典音乐有其谱系，恰如大树的枝条绿叶之下，是“根”，你要寻根，不做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

我觉得古典音乐好，正是因为它的文化，它的根。不是说你弹得还蛮出色的，就一定是最正确、最妥帖合适的——味道不对，或许白搭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接下来还有哪些演出计划？

郎朗：今年真是异常“惨烈”。疫情的关系，七八十场音乐会全部取消……

我8月12日飞深圳，准备《哥德堡变奏曲》的独奏会事宜了。虽说目前要遵守30%的上座率，但是能开始公开演出了，就算是一种胜利。之后还有广州大剧院、杭州大剧院的演出，年底飞上海、北京……总之希望疫情受控，别冒出什么意料外的新情况，不然年底那两场也不敢保证啊。

音乐自然又伟大，还“容易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新冠疫情对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？疫情过后，你对世界、对艺术、对人生，是否有新的感悟与思考？

郎朗：人类实在太弱，太渺小了。记得此前我去阿布扎比，大家还讨论过人类的未来，是不是可以无限期地活着，利用高科技保存大脑换心脏云云。现在看来，那会儿我们就是在瞎扯，一个病毒，就带来这么大的破坏力。

我的感悟是，有健康的身体、正常的生活，就是幸运。人类要更加珍惜当下。疫情也造成了文化隔阂，但愿疫情过后，人们内心有种对精神生活的“大饥渴”、大反弹，文艺演出更有市场，全世界在文化上采取更开放的态度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幸福三重奏》《青春环游记》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

《明日之子》……近年来，你的身影也频频出现在综艺节目上。一些观念比较传统的观众，可能觉得像你这样的钢琴大师“上综艺节目怪怪的”“是不是不务正业了”。你觉得上综艺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调剂方式吗？

郎朗：是，感觉挺好，跟别人交流切磋，趁机感受人生，填补了我“失去的时间”。我小时候没有玩的时间，连春游都是刚上大巴即被家长一把拽回来练琴的。你能想象吗，那些很简单的游戏，我都没玩过。吉娜也是，练钢琴的小孩子似乎就没有尽情玩耍的时间，因为三天不练琴手就不灵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太“放肆”啊。

有一条准则是我坚守的：不管上了几档综艺，确保每天练琴两小时，雷打不动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和吉娜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后，觉得婚姻生活给自己带来了怎样的转变？

郎朗：生活上来讲，确实是更幸福了，毕竟成家了。中国人讲你要成家立业，我立业挺早的，而成家是比较晚的，现在结婚了，会更成熟一些，心会更稳一些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热血充沛、表情夸张、“放飞自我”……你说过，这些标签曾是观众对你的“错觉”。如今，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一转眼成了功成名就的中年人，那么，在创作的理念、风格、心情上，你又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呢？

郎朗：（笑）比起曾经，如今是有沉淀了。当然年轻有年轻的好处，年轻人对世界有更加积极饱满的态度。我觉得自己20岁的时候状态也非常好，精力旺盛，特别向上，